

2012年適逢陳愛蓮從藝六十週年。她再度將舞劇《紅樓夢》搬上全國政協禮堂的舞臺。隨着大幕徐徐拉開，陳愛蓮飾演的林黛玉身穿銀白色斗篷，在眾人的簇擁下緩緩走上舞臺。她眼神靈動，顧盼生輝，輕輕體態，步步蓮花，將林黛玉初進賈府時的敏感和謹慎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
演出過半，不明就裡的觀眾開始竊竊私語：「哪個是陳愛蓮啊？好像還沒出場吧？」

「噓……小聲點，陳愛蓮早就出來了。」

「陳愛蓮在哪呢？聽說她七十多歲了呀！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田一涵 高麗丹

舞癡 陳愛蓮

六十年藝術人生掃描

正當人們疑惑時，燈光驟然昏暗，舞臺上的燈光聚集於陳愛蓮一身，只見陳愛蓮一襲白衣揮舞着水袖，如秋風落葉般在舞臺上左右飄飛，大禮堂內靜穆無聲。

空谷無音，一默如雷，觀眾與演員合而為一，共同沉浸在葬花、焚稿這千古悲愴的一幕中。

隨着黛玉的香消玉殞，演出戛然而止，大廳依舊鴉雀無聲，人們似乎還沉迷在剛才的舞蹈中。片刻之後，掌聲如潮水般湧來，人們驚呼着：「陳愛蓮是活的林黛玉！黛玉就是陳愛蓮！」

今年七十三歲的陳愛蓮，將妙齡少女林黛玉的形象塑造得豐滿傳神。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，談到她藝術之樹常青的秘訣——持之以恆。她說：「從學習舞蹈開始，我基本每天早上都堅持練功，有句老話說：一天不練自己知道，兩天不練同行知道，三天不練觀眾知道，無論幹甚麼，沒有持之以恆的精神，都難以做得出色。」

陳愛蓮從成名伊始，到文革慘遭迫害，直至如今教書育人，她與舞蹈的緣分，用一個字便可以概括——癡。

癡志不移 名動京城

1959年，時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周年華誕，舉國上下紛紛忙於國慶活動。那一年的北京陶然亭公園裡，每日清晨和黃昏，都有一個年輕姑娘默默地佇立在池塘邊，出神地望着水中的魚兒，有時曼娜的身形還會隨着魚兒搖曳的韻律而搖擺，引得晨練的人側目不已。

「這個姑娘在幹嘛？」

「可能是學習舞蹈的，在那裡觀摩游魚。」

「真是啊！這個孩子太用功了，今後定成大器！」

議論的人們不知道這位姑娘是誰，也不了解她模仿魚兒的原因，更不會將這位姑娘的舉動置於為祖國慶生的宏大背景下。姑娘就是陳愛蓮，她模仿游魚，為了出演北京舞蹈學院為祖國成立十周年獻禮劇目——《魚美人》。

20歲，人生中最秀麗挺拔的年華，陳愛蓮因為惟妙惟肖地塑造了魚美人的形象，

從而獲得人生中第一個殊榮。從此，年輕舞蹈家陳愛蓮的故事在社會上廣泛流傳，她的照片佔據了《人民畫報》的封面，她的事跡也被《人民畫報》一說再說，她的成名之路由此開始。

陳愛蓮回憶那段往事時說：「擔任劇目總導演的是蘇聯著名舞蹈家古雪夫。在編排的過程中，古雪夫決定借鑒蘇聯的舞劇經驗和藝術手法，將西方芭蕾舞與我國傳統舞蹈藝術相結合，上演一齣中西合璧的作品。當時他選我做舞劇女主角，可能是覺得我的身段和氣質都比較符合魚美人的要求吧。」

十年低潮 癡情不變

文化大革命給陳愛蓮的藝術生涯帶來重創。丈夫楊宗光英年早逝，她也被劃為「五一六」分子，被迫在張家口西河營下放勞動三年。提起不堪回首的往事，陳愛蓮感慨萬千。

1969年，在中國歌舞劇院的一間狹窄而潮濕的屋子裡，陳愛蓮僵臥在陰冷的床上，當時她也不想通身體是怎麼回事。然而，出於對生活的熱愛和對藝術的追求，這樣的消極情緒幾日後便不見了，於是，在那間窄小、陰暗的隔離室裡，陳愛蓮不但吃得下、睡得着，而且還堅持練習舞蹈基本功。

據陳愛蓮回憶，在這間不足十平米的斗室裡，她第一次練功只是想舒展一下筋骨，哪知道練完後她心情轉好，一掃前幾日情緒上的陰霾。面對記者，陳愛蓮動情地說：「可能只有練功，才能讓我在黑暗裡看到希望。」

癡心不改 留職下海

1988年的一個下午，文化部會議室裡文藝界翹楚雲集，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討論文藝體制改革的問題。會議過後，陳愛蓮駕馭的藝術之車離開了原有固定的軌道，駛上了另外一條康莊大道，她當了弄潮兒，決定做一名文藝體制改革的排頭兵，創辦了文化部第一個自負盈虧的民營藝術團——陳愛蓮藝術團。

當陳愛蓮回憶起她經營藝術團的始末

時，她用這樣兩個詞來形容自己的心情——「酸甜苦辣、五味雜陳」。在藝術團建立之初，陳愛蓮將目光投向改革開放的窗口——廣東。帶領藝術團南下，是藝術團成立之後陳愛蓮作出的第一個重要決定。改革開放給廣東帶來無限商機，初到廣東的陳愛蓮，擔負起養活全團員工的責任，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壓力。

在深圳工作的日子裡，陳愛蓮全年的演出量高達三百餘場，最忙時一天要連續演出三場。「那時的我，有時忙得連換演出服的時間都沒有。為了趕場，不得不穿着花紅柳綠的戲裝在街上跑。」陳愛蓮回憶道，有一天她接了兩場演出，一場《春花月夜》、一場《流浪者之歌》，兩場演出的場地相距較遠，僅相隔二十分鐘。第一場演出結束後，陳愛蓮打車奔往第二個演出場地，適逢堵車，陳愛蓮急得跳下出租車，穿着演出服一路奔跑，最終準時趕到現場。

癡愛不悔 號召辦學

1995年，陳愛蓮創辦了北京市第一所民辦舞蹈學校——北京市陳愛蓮舞蹈學校。迄今為止，學校已經培養了14屆中專畢業生、7屆大專畢業生。陳愛蓮創辦舞蹈學校不是為了賺錢，而是為了延續自己的藝術生命。用她的話來說：「教授舞蹈，可以讓我的藝術生命在這些孩子身上繼續流傳下去。」

回顧這些年和學生們一起的時光，陳愛蓮說，「這些孩子總是給我製造一些狀況，但看到他們一天天地成長、成材，我確實感到非常欣慰。」

1995年盛夏的一個深夜，整個北京沉浸在靜謐之中，在被昏黃路燈光線籠罩着的柏油馬路上，一名五十多歲的男子用自行車駛着一名婦人，飛快地向前騎着。兩人神色焦慮，目光左顧右盼，似乎是在找甚麼人。

坐在自行車後座的女人就是陳愛蓮，騎車的則是她的丈夫魏道凝。幾個小時前，講了一天課的陳愛蓮換好睡衣，洗漱完畢，打算上床就寢。正當她向床邊走去時，電話鈴聲突然響起，這個電話來自舞

■ 陳愛蓮指導學生們練功。



■ 青年時期的陳愛蓮。



■ 陳愛蓮近年投入舞蹈教育工作。



■ 陳愛蓮2007年的演出照。



■ 1982年，陳愛蓮曾飾演文成公主。

獨立音樂新生代（四）

文：賈選凝 圖片來源：韶光電影

張四十三的「角頭」夢

「角頭」是甚麼？其實就是俗稱中台灣黑道組織裡的「老大」。「角頭音樂」又是甚麼？它是台灣最大的獨立音樂廠牌，風格從搖滾到民謠、土地、原住民，重視分享又秉承個性，堪稱台灣「最有種的獨立音樂」。而張四十三則是「角頭音樂」的創辦人。他的故鄉雲林以出產「流氓」聞名，他將對神秘「角頭」的年少憧憬，變為自己30歲那年開始身體力行的獨立音樂夢。

「角頭音樂」1999年成立，迄今為止發行音樂專輯50餘張，旗下歌手包括陳建年（金曲獎最佳男歌手）、巴奈、四分衛樂團等台灣樂界耳熟能詳的名字。張四十三更於2010年在「台北國家音樂廳」策劃上演了電影音樂劇《很久沒有敬我了你》，首度讓原住民的歌聲唱響台灣的音樂表演場地，實現台灣音樂史上從未有過的跨界結合。「角頭音樂」早已不只是他個人的夢，反而成為凝聚無數原住民

音樂人的遼闊夢境。張四十三創造了一個非主流音樂的舞台，這舞台令太多的好音樂開花、綻放、獲得關注。

張四十三本名張議平，是地道的鄉下孩子，從最親近泥土的環境中長大，之所以取名為「張四十三」，是因母親在43歲時才生下他——他出生時，家裡最大的姐姐已到了嫁人年齡。童年時接觸流行音樂的渠道少得可憐，他印象最深的是中二時有一次搭客運，從汽車收音機中聽到音樂節目所播放的音樂，那種立體的動聽之感，剎時讓他懂得了「音樂」的吸引力。可回到家，卻再找不到之前的節目，他家的收音機只有AM，並無FM。

大學時為了追求女生學彈吉他，意外發現自己不知不覺竟學會寫歌，原本想當歌手，陰錯陽差卻進了唱片公司做企劃，首個案子是當紅台語歌手黃乙玲的專輯，他的「搞怪」創意反而令專輯銷量慘

■「角頭音樂」創辦人張四十三（圖片來源：韶光電影）



敗，最後他主動引咎辭職。在人生的低潮期，張四十三做過一陣子電台，之後意識到自己真正想做的，是音樂——逆向操作於主流的音樂。

「角頭音樂」的理想主義色彩首先就表現在不用合約去鉗制歌手的發展。歌手們的合約上沒有真金白銀碼標價，而是一句幽默的君子之約：「若違約下輩子是狗」。看似嬉笑玩樂，實際卻是高度信任與誠意下的彼此承諾。所以「角頭」旗下不存在所謂專屬樂手，藝人的創作力可以蓬勃流動，永遠不會受困止步。

張四十三的「角頭」和政府合作，從2000年起舉

海的前面是無緣
海的後面是無言
海的上面叫天邊
海的下面在我心裡面
——張四十三寫於2007年第八屆海洋音樂季最後一夜

辦每年暑假最火熱的新北市（原台北縣）貢寮海洋音樂祭（Ho-hai-yan Rock Festival），旨在效法伍茲塔克音樂節（Woodstock Festival），創造一個屬於華語環境的音樂盛會。除了許多知名搖滾樂團與歌手外，也有不少地下音樂表演單位參加，因此海洋音樂祭從舉辦以來，就被視為台灣年度搖滾盛事。活動英文名字中的「Ho-hai-yan」（吼海洋）是來自台灣原住民阿美族的語言，是個與海浪有關的語氣詞，因而每年的音樂祭上不但有海洋、音樂，更有原住民樂手的純樸笑顏。

海洋音樂祭，也是張四十三的「角頭」夢中的一部分。他的音樂世界，十幾年一路走來，從而立走過不惑，依然充滿活力，以彰顯個性、貼近泥土與人的情感，貼近每一個深愛音樂的人心底那個純真夢幻。

天地本長，願「角頭」的夢恆久流長。